

# 两宋政治话语中的“赵氏孤儿”及其文学影响

曾祥波<sup>\*</sup>

〔摘要〕 因为历史情势的巧合,《史记》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在宋代得到了高度认同。宋代有三次集中提及“赵氏孤儿”话语,尤以宋末最甚。“赵孤”成为宋遗民表达忠义之情、故国之思的一个符号。纪君祥与《赵氏孤儿》或为宋遗民之隐语表达。

〔关键词〕 赵氏孤儿;高宗赵构;端宗赵昷;幼帝赵昺;纪君祥;程勃

赵氏孤儿故事,自太史公构造渲染以来,历代传诵<sup>①</sup>,而以天水赵宋一朝对此事最为推崇。究其缘由,既因同为赵姓,亦由于孤儿之情势与两宋若干局面相契合。“赵氏孤儿”在两宋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中的影响颇为深远。两宋时期集中提及赵氏孤儿事有三次。第一次为元丰年间吴处厚上书神宗并获得采纳。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九载:“神宗朝,皇嗣屡阙,余尝诣阁门上书,乞立程婴、公孙杵臼庙,优加封爵,以旌忠义。庶几鬼不为厉,使国统有继。是时适值郅王服药,上览之矍然……诏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因命绛州立庙,岁时致祭。”<sup>②</sup>其实早在太祖乾德年间,官方也曾提及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宋史·礼志八》载:“乾德初,又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臧晏婴、晋程婴公孙杵臼……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sup>③</sup>,但这只是例行公事的涉及,并未凸显出其人其事与赵宋的内在逻辑联系。吴处厚的发挥与神宗的旌表,才是赵氏孤儿事与程婴、公孙杵臼首次在宋代官方话语中得到合乎本朝特色的阐释及认可。这为南宋三位在当时局面下具有“事实上”的“赵氏孤儿”身份的皇帝进入这一历史话语系统作了铺垫。

## 一、宋高宗与“赵氏孤儿”话语

第一位在事实上具有“赵氏孤儿”身份的是宋高宗赵构。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靖康之难中,因

<sup>\*</sup>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00872。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诗史释”(15FZW014)阶段成果。

<sup>①</sup> 赵氏灭族复兴之事,最早见于《左传》、《国语》,而极富戏剧性之赵氏孤儿与公孙杵臼、程婴故事,实出于司马迁《史记》之撰构。参见泂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注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39页)及其引清人赵翼考证。

<sup>②</sup> 吴处厚:《青箱杂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7—99页。

<sup>③</sup> 《宋史》卷一百五,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721页。

出使议和得脱汴京之围。钦、徽二帝及整个皇室被金人掳掠北迁后,赵构遂以仅存唯一的徽宗子、钦宗弟的嫡传身份(“兄终弟及”是宋代合法的继位方式)<sup>①</sup>,以及钦宗蜡诏亲授“兵马大元帅”的资格<sup>②</sup>,成为当时最具合法地位的赵宋帝统的唯一继承人。徽宗有子三十一人(六人早卒)<sup>③</sup>,在继嗣常乏的宋代皇室中最称大宗,竟因靖康之难,仅余赵构一人!极端历史条件下造成的这种唯一性自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赵氏孤儿”故事(赵氏孤儿也是人嗣庞大的晋国赵氏家族突然覆灭后唯一的遗存),情势如此之巧且合,时人即每以此为言。《宋史·马伸传》载:“邦昌既僭立,贼臣多从臾之,伸首具书请邦昌速迎奉元帅康王……其书略曰:‘(相公)所以忍须臾死而诡听之者,其心若曰:与其虚逊于人而实亡赵氏之宗,孰若虚受于己而实存以归之耳。忠臣义士未即就死,阖城民庶未即生变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赵孤也。’”<sup>④</sup>而当张邦昌迫于压力迎请元祐废后孟氏入宫,以表明忠于宋室的立场时,也用同样的话语:“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义,惟期尊主以庇民。岂图祸变之非常,以致君臣之易位。既重罹于罗网,实难遁于刀绳。杵臼之存赵孤,惟初心之有在。”<sup>⑤</sup>

当南宋政权站稳脚跟之后,出于巩固政权、提倡忠义节气的需要,赵氏孤儿故事及程婴、公孙杵臼乃至韩厥诸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sup>⑥</sup>。《宋史·礼志八》载:“绍兴二年,驾部员外郎李愿奏:‘程婴、公孙杵臼于赵最为功臣,神宗皇嗣未建,封婴为成信侯,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岁时奉祀,其后皇嗣众多。今庙宇隔绝,祭亦弗举,宜于行在所设位望祭。’从之。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婴、杵臼皆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亦足为忠义无穷之劝。’礼寺亦言:‘崇宁间已封厥义成侯,今宜依旧立祚德庙致祭。’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疆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sup>⑦</sup>其中,绍兴十一年朱翌专为韩厥设立祚德庙的建议颇值得玩味。对此不妨参看《宋史·高宗本纪六》的记载:“绍兴十一年八月戊辰,立祚德庙于临安,祀韩厥。甲戌,罢岳飞。”<sup>⑧</sup>南渡之初,武将领重兵而据地方,统摄武人的问题一直是赵构的心病。主张抗战的岳飞因过问皇储等问题颇犯忌讳,最终成为牺牲品;而同样主张抗战的韩世忠以捍卫赵构应天府登基发迹,并有复辟苗、刘兵变的大功,在忠诚问题上没有嫌疑,遂得善终。绍兴十一年,同一个月之内祀韩厥而罢岳飞,这使人不禁联想标榜武将韩厥之忠正是为了反衬岳飞之不安分,并顺带安抚对岳飞有同情之心的韩世忠。南宋中期的刘启之有《韩蕲王庙》诗云“皇天有意存赵孤,蕲王登坛鬼神泣”,时人刘宰(漫塘)评说“指高宗为赵孤,谓皇天眷命,有意存赵孤。而蕲王登坛,鬼神便泣,气势却如此其盛”<sup>⑨</sup>,可能正是受到这类宣传的影响。南渡初年,“存赵孤”成为规格最高的表彰臣僚忠义的赞许之词。如秦桧加太师制文就称其:“救时真宰,为世宗臣……力辅眇躬,通成大国……节义著于艰难,正程婴存赵孤之比。”<sup>⑩</sup>时人作《上太师公相生辰诗十首》献媚于秦桧,其序说:“恭惟太师公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乙丑”条载宗泽复赵构书云:“二圣、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唯大王在济。天意可知,宜早正天位,兴复社稷,以传万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癸亥”条载赵子崧言:“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主上特付大王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第83页)

③《宋史》卷二百四十六《宗室三》,第7229页。

④《宋史》卷四百五十五,第10376页。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丁卯”条,第87页。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癸亥”条,第82页。

⑥这与高宗为了巩固政权的神道设教政策正好契合,参见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6期。

⑦《宋史》卷一百五,第1722页。

⑧《宋史》卷二十九,第369页。

⑨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漫塘评刘启之诗病”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40页。

⑩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十二《炎兴下帙一百十二·起绍兴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庚午尽十二月十六日甲戌》“秦桧加太师”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1524页。

相……抗义不屈,同杵臼之立孤;仗节言旋,迈子卿之出使。”<sup>①</sup>正是用的这一政治话语。

## 二、端宗、幼帝昀与“赵氏孤儿”话语

高宗之后,南宋与金对峙的态势形成,政局日趋稳定,“赵氏孤儿”的提法逐渐淡出官方政治话语。遍考《宋史》记载,只在理宗“宝庆二年十一月甲寅,修祚德庙,以严程婴、公孙杵臼之祀”<sup>②</sup>。直到南宋末年,元军南侵,端宗赵昀、幼帝赵昀孤悬南海,再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历史情境。《宋史·瀛国公本纪·二王附》载:“(德祐二年)大元兵至皋亭山,镇等奉之走婺州。丞相伯颜入临安,遣范文虎将兵趣婺,召镇以王还,镇得报即去,曰:‘我将就死于彼,以缓追兵。’亮节等遂负王徒步匿山中七日,其将张全以兵数十人始追及之,遂同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复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亦以所部兵来温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时尝至是,有御座在寺中,众相率哭座下,奉昀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昀副之。”<sup>③</sup>景炎三年四月,赵昀殂,赵昀立,五月改元祥兴。祥兴二年二月,厓山兵败,陆秀夫负昀投海死。史载:“杨太后闻昀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sup>④</sup>“赵氏一块肉”正是“赵氏孤儿”的形象化说法!返观上文“负王徒步匿山中七日”,与《史记》中“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诸情境何其相似!因此之故,“赵氏孤儿”再次成为宋末文人用以书写家国情怀的典型表达方式。如谢枋得《和游古意韵》:“死易程婴岂不知,十年后死未为非。文辞未必改秦甥,敲朴徒能抱御衣。无志何劳悲庙黍,得仁更不食山薇。儒冠有愧一厮养,何忍葵心对落晖。”<sup>⑤</sup>关于“死易程婴岂不知,十年后死未为非”一联,可以参见《宋史·谢枋得传》:“(至元)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参政管如德将旨如江南求人材,尚书留梦炎以枋得荐,枋得遗书梦炎曰:‘江南无人材,求一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不可得也……’终不行。”<sup>⑥</sup>留梦炎为浙江衢州人,以理宗淳祐四年甲辰科状元、德祐年间宰辅的身份降元,谢枋得坚拒其荐用,在信中言“江南无人才”,举“瑕吕饴甥、程婴、杵臼厮养卒”为赵氏续命事,几近于面斥留氏,更与《和游古意韵》一诗所言“死易程婴岂不知”、“儒冠有愧一厮养”诸语如合符契。尤其是此诗首联“死易程婴岂不知,十年后死未为非”,以维系赵宋孤命为己责,案幼帝赵昀卒于祥兴二年(1279),是为赵宋覆灭的象征,谢枋得卒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两者相距正好十年,现实与文本亦如合符契,真可谓诗家之绝唱!“赵氏孤儿”事典在宋代遗民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宋末与“赵孤”情事关系最切近的莫过于厓山负幼帝赵昀蹈海自尽的陆秀夫。《宋史·陆秀夫传》载端宗赵昀去世之后,陆秀夫力主立幼帝赵昀的情形:“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邪?’乃与众共立卫王。”<sup>⑦</sup>陆秀夫所说“一子尚在”正是“赵氏孤儿”的另一种说法。宋末抗元义士唐泾有《江南四忠节国之纪也歌以哀之》,其三写陆秀夫:“谁把南牙压武夫,到头还似二公无。矢心海上逃秦爵,努力山中匿赵孤。赤羽星沈迷辇凤,红旗风劲逐樯乌。三神杳杳人何在,留取丹心付董

①⑤《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1998年,第71册第45082页、第66册第41406页。

②《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一》,第527页。

③《宋史》卷四十七,第631页。

④《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本纪·二王附》,第635页。

⑤《宋史》卷四百二十五,第9922页。

⑦《宋史》卷四百五十一,第10316页。

狐。”<sup>①</sup>“努力山中匿赵孤”正言其卫护二王之功绩,“矢志海上逃秦爵”、“三神杳眇人何在”言其厓山之战蹈海而死事。俞德邻《故枢密使陆公挽词三首》其三:“群雄纷爱死,一士独捐生。历数绝谁续,纲常晦复明。人皆念王蠋,天岂祸程婴。泪眼休枯尽,他年看史评。”<sup>②</sup>亦以程婴之存赵孤拟陆秀夫立赵昺。德祐二年,谢后降元,瀛国公入北,太学生徐应鑣誓不俱行,与家人祀岳飞祠后自杀。<sup>③</sup>入元不仕的遗民诗人何梦桂作《挽太学正节先生徐应鑣》称赞说:“洗骨不污唐六馆,沥心无愧赵孤儿。”<sup>④</sup>“赵孤儿”指二王赵昺、赵昺。而《宋史》将《徐应鑣传》恰恰置于《陆秀夫传》后,除了“赵孤”话语的契合之外并无其他缘由,正可见修史书法的深意所在。

而在宋末诸臣中,对“赵氏孤儿”话语意义最具自觉性的则属文天祥。遍考现存两宋诗篇,文天祥是使用“赵孤”事典最多的诗人。临安陷落之后,文天祥有《使北》诗五首,序称:“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枢密使谢堂、参政家铉翁、同知刘岳五人奉表北庭,号祈请使。贾幸国难,自诡北人,气焰不可向迳;谢无识附和;吴老儒,畏怯不能争;刘狎邪小人,方乘时取美官,扬扬自得;惟家公非愿从者,犹以为赵祈请,意北主或可语,冀一见陈说,为国家有一线,故引决所未忍也。”从序文可见,在五名祈请使中,文天祥唯一许可的是家铉翁。故而《使北》其五即以程婴存赵孤事许家铉翁:“程婴存赵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此后在逃亡途中,文天祥有《无锡》诗提及程婴存赵孤:“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而《自叹》一首则直接以程婴自勉:“祖逖关河志,程婴社稷功。身谋百年事,宇宙浩无穷。”<sup>⑤</sup>文天祥被俘羁押途中,太学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丞相》说:“大节已无所愧,所欠惟一死耳……赵孤蹈海,楚怀入关,商非前日之顽,周无未献之地,南北之势既合,天人之际可知。”<sup>⑥</sup>文中所列文天祥可死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两点,瀛国公被俘入北(“楚怀入关”),赵昺战败投海(“赵孤蹈海”)。王炎午曾任文天祥军中幕僚,被文天祥许为“军中得一小范”,他深谙文天祥心事,以赵孤事为劝说之辞,正中肯綮。

宋亡之后,遗民泪尽胡尘里,诗人感叹兴亡,反省国史,尤好以“赵氏孤儿”为辞表露心迹。遗民诗人宋无作《祚德庙》一诗:“祀典当时盛,忠曾保赵孤。谁知宋祚绝,今与庙俱无。”<sup>⑦</sup>如上文所述,祚德庙是绍兴十一年为祭祀韩厥而建,其事可能与安抚韩世忠、警告岳飞有关,而宋无写临安景物的五言组诗中,排在《祚德庙》之前的恰是《武穆坟》:“若论将军勇,神京反掌图。中原数千里,可惜葬西湖。”<sup>⑧</sup>二诗将当日褒韩贬岳的政治宣传话语及举措与今日国破家亡的事实比较而言之,隐含了对当日朝廷行为措置不当的反讽,可谓意味深长。

### 三、“赵氏孤儿”话语与对《赵氏孤儿》作者的一种推测

在宋元之际遗民文人对“赵氏孤儿”话语的重视之下,元初杂剧《赵氏孤儿》及作者纪君祥的出现就颇值得玩味了。寻绎史实不难发现,遗民诗人颇多长寿者,即以上文出现过的诗人为例,王炎午72岁,汪宗臣91岁,宋无80余岁。而从南宋灭亡算起,元代时段本来就不过90年,所以宋遗民对元代文人的直接影响从时间段上可以说几乎贯穿元代终始。纪君祥是《录鬼簿》所谓“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生活年代正值元前期,这正是宋遗民文化活动最频繁的时期。如果说《赵氏

①②④⑦《全宋诗》,第70册第43921、第67册第42439页、第67册第42184页、第71册第44758页。

③《宋史》卷四百五十一《徐应鑣传》,第10317页。

⑤文天祥诗分别见《全宋诗》,第68册第42992、42995、43023页。

⑥《吾汶稿》卷四,“四部丛刊”三编集部。

⑧《全宋诗》,第71册第44758页。(按:《全宋诗》录宋无诗,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收录宋无《翠寒集》为底本,校以汲古阁《元人十集》本,次序亦如之。)

孤儿》的作者“纪君祥”不了解“赵氏孤儿”故事及话语在宋元之际时代语境中的特殊意义,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由于宋末元初遗民文人语境中众口一词的“赵氏孤儿”实际上就是指祥兴二年蹈海的幼帝赵昺,本文作一推测:杂剧《赵氏孤儿》出自遗民文人之手,而所谓“纪君祥”者乃是别有意义之化名。

宋末元初,面对国难战乱,遗民文人变换姓名的例子很多。例如,文天祥在逃逸途中曾化名“刘洙”：“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从横独怆神。青海茫茫迷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唯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sup>①</sup>文文山状元出身,不脱文人之故习,选择“刘洙”应该带有一定含义。不难想见,刘是汉之国姓(相对元人而言,宋人为汉人),洙是儒之正宗(“洙泗”),这是以隐语表现忠义之心。又如上文提及的遗民诗人王炎午,江西汶源人,初名应梅,后改炎午,名其稿为《吾汶稿》,以示不仕贰朝之意。“炎”为赵宋火德之征象,“午”为日经中天之时辰,二字寄喻赵宋火德之盛,永如日在中天。在这个意义上,“炎午”实际上与端宗赵昺的年号“景炎”(景有日光、盛大两义)的寓意相同。这样的例子很多,因而可见,遗民变换姓名,除了避祸之外,更多是出于发挥故国之思、强调忠义之情的考虑,姓名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性的、用于自我标榜的遗民身份符号。

进而推之,作《赵氏孤儿》之“纪君祥”三字亦似有所寓意。“纪”为纪念,“君”即幼君赵昺,“祥”是赵昺年号“祥兴”之“祥”<sup>②</sup>。值得注意的是,《赵氏孤儿》一剧中的人物皆见载于《史记》,他们的名字皆已确定,自然无可置疑。只有剧中的“赵氏孤儿”的化名“程勃”不见史传记载,是唯一出自剧作者的文学创造。“程”用程婴之姓,理所当然。“勃”者,兴也,正合赵昺年号“祥兴”之“兴”。——要言之,杂剧《赵氏孤儿》为宋遗民纪念南宋殉难幼帝赵昺而作,作者特以“纪君祥”与“程勃”二名标明此剧之隐意——“纪君祥”表明“创作者”之本意,“程勃”表明“主人公”真正身份。元代剧作家多沉寂无闻,纪君祥生平亦无可考,其名仅见于《录鬼簿》,《录鬼簿》曹楝亭繁本“君祥”二字又作“天祥”,“天”虽然也可视为“君”的代称,但“天祥”亦不妨视为“文天祥”之省称——以赵氏孤儿之事,纪念宋末以来如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一类人物,上至殉宋之陆秀夫,下至忠宋之遗民,尤以当时最著名的忠臣文天祥为代表。那么,谁有可能化名“纪君祥”撰为《赵氏孤儿》?

当然,“纪君祥”其人其事如果已经完全泯灭,那么只能付诸阙如。但若退一步,只就“可能性”而言,笔者遍考现存文献记载的宋元之际遗民文人,认为赵文(1239—1315年)其人“嫌疑”最大。赵文所著《青山集》已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集为八卷。《四库总目》载:“文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庐陵人。宋景定、咸淳间尝冒宋姓,三贡于乡。后始复本姓,入学为上舍。宋亡入闽,依文天祥。元兵破汀州,与天祥相失,遁归故里。后为东湖书院山长,选授南雄文学……文与谢翱、王炎午同人文天祥幕府,沧桑以后,独不能深自晦匿,以迟暮余年,重餐元禄。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于诸人。然其文章,则时有《哀江南赋》之余音。拟以古人,其庾信之流亚乎。”<sup>③</sup>推定为赵文是因为:

第一,从时间上看,赵文于元延祐二年(1315年)去世。《录鬼簿》分“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死名公才人”和“方今知名才人”,钟嗣成撰写此书时间是至顺年间(1330年),将纪君祥归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赵文以76岁高龄卒于《录鬼簿》成书的15年前,完全符合“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这一条件。从地点上看,《录鬼簿》记载纪君祥为大都人,而赵文的府主文天祥关押大都其间,先后有不少故人旧部自各地前往探望,《赵氏孤儿》可能藉此流传到大都,既然原作者匿名,其化名作者“纪君

<sup>①</sup>《全宋诗》,第70册第44011页。

<sup>②</sup>案,赵昺并无帝号可称,如不称带有贬义性质的“废帝昺”,就只能以其唯一的年号“祥兴”代指,如马南宝《哭祥兴帝二首》(《全宋诗》,第67册第42052页)。

<sup>③</sup>《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25页。

祥”被误认是大都人,是有可能的。

第二,赵文曾参加文天祥幕府,对宋末抗元及赵氏孤儿事非常熟悉(见《青山集》卷二《曾秀峰建祠序》载追随文天祥始末)。其诗《次韵郭梅边汤孤松见寄》说:“补天久已付昨梦,面壁更欲收奇功。百年金碧亦尘土,须有好语留山中。山中道人许我否?饱饭摩腹听松风。”<sup>①</sup>元修《宋史》言及赵昞、赵昺亦有“(杨)亮节等负王徒步匿山中七日”事,前引宋末唐涇《江南四忠节国之纪也歌以哀之》其三写陆秀夫的句子也强调“山中”之事:“矢志海上逃秦爵,努力山中匿赵孤。”显然,赵文诗中“补天”指宋末入文天祥幕府抗元事。“好语”则指在宋社既屋(“百年金碧亦尘土”)、补天无力之后,只能将这段历史(“山中”)以文学形式存留下来。“好语留山中”应读作“留山中之事于好语”,而不是“留好语于山中”。另外,赵文《咏梅》诗说:“欲将素王相推戴,老向山中作素臣。”<sup>②</sup>赵文还有[石州慢]词(《青山集》卷八):“那知白首山中,年年管领闲花草。叩角夜漫漫,问何时能晓。”这两篇诗词中的“山中”蕴含的亡国之恨也很明显。

第三,赵文有改名的“前科”和对年号的敏感。他在景定、咸淳间尝冒“宋”姓三贡于乡(见《青山集》卷六《亡室胡氏墓志铭》)。“赵”、“宋”同义,赵文又曾入文天祥幕府,文天祥是宋代用“赵氏孤儿”典故最多的诗人,可以想见赵文对“赵氏孤儿”在宋代的特殊含义必然熟稔。关于年号问题,赵文为医士萧济国作《宝庆堂记》(《青山集》卷四)说:“以国之纪年,名其私室,未之前闻也。吾于萧氏之名堂也有感矣!……堂名宝庆,记岁月,感上恩也。代之废兴,何国蔑有?抑凡今之宅宅田田、长子老孙,孰非涵煦百年之泽?而能知之、而能言之者鲜矣!学士大夫高台深池、撞钟舞女,以乐其平生,其不负所事,几人?地下之朝烛已非,天上之赐金无恙,子孙高马达官胥此焉出,而孰知其所自来?异时大扁穹碑类,无不铲去纪年,如辟大禁,而闾阎白屋读岐黄之书者乃不忘其祖如此哉!”这里,“宝庆”是宋理宗年号。萧氏世以医术闻,萧济国祖父萧晋卿曾为南宋宰辅周必大门下,后于宝庆年间得医官职,遂以“宝庆”名堂,以“纪岁月,感上恩”。赵文有感于赵宋年号入元后渐次泯灭,为之作记。萧氏世为医士,与杂剧《赵氏孤儿》中程婴是同一职业身份。特别需要指出:程婴的医士身份不见于史传记载,是出自杂剧《赵氏孤儿》的原创!“纪君祥”从年号而得名,以及程婴在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医士身份,或即受此启发?

第四,赵文现存著述中透露出与市井生活、勾栏瓦肆有关的若干痕迹。赵文《赠王祖文表背序》(《青山集》卷二):“世称庄严书画者谓之表背,二字不见史传……吾乡有精是业者曰王祖文,谒余曰:‘昔吾祖吾父皆儒也,吾不能世其业,而业此,吾羞焉。’余曰:‘而何羞,今天下皆表背也。缀其语言而谓之文,雅其衣冠而谓之士,吾不知其中何如也?’”赵文还曾为卜者、星象、医家作序(见《青山集》卷二《赠易卜尹清甫序》、《赠刘云山序》、卷三《恕堂记》),这些职业类似的市井营生,可见赵文与市井三教九流之辈接触十分密切,并不以从事其职业为羞耻。《相扑儿》(《青山集》卷七):“一儿攀肩猿上枝,一儿接臂倒立之。立者忽作踞地伏,攀者引头立其足。飞跳倏忽何轻翾,怜尔骨节柔如绵。少年屈折支体软,红锦缠头酒论椀。此儿巧捷未足称,江南何限无骨人。”可见赵文熟悉勾栏瓦肆表演,并善于将之与家国之恨相联系。在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感情基础上,偶一为之“书会才人”撰为杂剧剧本的行当,不是没有可能的。赵文七绝《读史》(《青山集》卷八)特别值得注意:“夹寨功名节节奇,门高事起更堪悲。身亡家破英雄笑,恰似伶官戏罢时。”此篇吟《新五代史》所载后唐庄宗刘皇后事。“夹寨”指取代庄宗宠姬侯氏(史称“夹寨夫人”)地位的刘皇后,刘氏多智谋,庄宗赖之,故

<sup>①</sup>《青山集》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皆同,不赘注)。按,“山中”一辞并非泛泛而设,赵文对《史记》十分熟悉(如《青山集》卷一《尹公槐云萍绿序》、《龙有章卜筑序》多用《史记》故事),而《史记·赵世家》叙述程婴救赵孤事,两用“山中”一辞:“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sup>②</sup>《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98页。

曰“功名节节奇”；“门高事起更堪悲”指刘皇后“方与诸夫人争宠，以门望相高”，不认亲生父亲，拜张全义为养父之事。“身亡家破”指刘氏惜财不出，导致军中生变，庄宗身亡。“伶官戏罢”指《新五代史·伶官传》载庄宗好伶人亡国事。——然而假如以“赵氏孤儿”杂剧情节观之，亦极为契合，“夹寨功名”既指赵衰与晋文公重耳同娶姐妹二人，又指赵朔妻晋成公姊，功名延沿，一时无二。“门高事起更堪悲”，既指赵氏家族门第显赫，而一旦遭祸，几无遗孑；又用刘皇后认张全义作养父事，暗指《赵氏孤儿》剧中程勃认屠岸贾作义父的情节。“身亡家破英雄笑”，“身亡”指公孙杵臼慷慨赴死，“破家”指程婴杀子破家，终于助赵孤复仇。“伶官戏罢”，正指《赵氏孤儿》杂剧之演出。值得注意的是，程勃认屠岸贾为义父（“门高事起更堪悲”）、程婴用自家婴儿换赵孤（“家破”）二事，并非《史记》文本所有，完全出自杂剧《赵氏孤儿》的创造！这恰好说明了赵文与杂剧《赵氏孤儿》的相关性很高。

赵文的好友刘将孙《和青山与晏镐民、萧行叔彭氏园中款陈南居山长诗韵三首》其二说：“俯仰此何年，苍茫谁知心。亦知沧海变，岂意俱陆沉。逝者已如斯，君何求之深。”<sup>①</sup>对赵文在文字隐义上的追求感触颇深。赵文《融州使君竹所刘公祠堂记》（《青山集》卷四）悼念文天祥等死节之士，沉痛地说：“天命维新，异代死节之臣为顽、为贼，谁能慨然揭大公至正之道，以风厉天下？其子孙贤者犹能幽忧隐痛，恨其先世之泯灭而无传，其不令子孙至讳其事而不敢道矣！”赵文有感于此，表示要以“音乐文学”（乐府）的方式将之昭示后世，其《吴山房乐府序》（《青山集》卷二）说：“《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天地间能言之士戢戢欲绝，后此十年，作乐歌，告宗庙，示万世，非老于文学谁宜为？！”他强调以音乐文学占世变风气之先。这段话虽为吴氏词所发，不妨也可视为杂剧《赵氏孤儿》自序（元人亦以“乐府”代指杂剧）——宋遗民文人（“能言之士”）日见凋零，亟需作杂剧（“乐歌”），告宗庙（“赵宋宗庙”，赵文也是“赵”姓），示后人以世变兴亡之大义。

理有固然，事无必至。限于文献资料存佚状况，兼之笔者涉猎有限，托为“纪君祥”并撰写《赵氏孤儿》者是否为赵文，并无直接、可以定讞的证据，笔者不敢以此说为必是。然“纪君祥”作《赵氏孤儿》，与遗民纪念亡国幼帝赵昺相关。揆之宋末元初“赵氏孤儿”历史语境间，虽不中，亦必不远矣。“纪君祥”三字为遗民怀念“赵氏孤儿”之隐喻，亦可作如是观。

（责任编辑：陆 林）

## ***Zhaoshi Gu'er* in Political Discourse of Song Dynasty and Its Literary Influence**

ZENG Xiang-bo

**Abstract:** Due to some historical coincidences, the story of the orphan of Zhao included in Shiji 史记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was well accepted by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In that period, there were three pea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s about the orphan of Zhao, the last of which (i. e. the discourses about Zhao's orphan at the end of the Song Dynasty) was the most prominent. The orphan of Zhao actually became a symbol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late Song Dynasty for their loyalty to and affinity with their old country and time, of which Ji Junxiang and his *Zhaoshi gu'er* 赵氏孤儿 (*The Orphan of Zhao*) may be a good embodiment.

**Key words:** *Zhaoshi gu'er*; Zhao Gou; Zhao Shi; Zhao Bing; Ji Junxiang; Cheng Bo

<sup>①</sup>《养吾斋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